

从有学上到上好学

“格桑花”支教团眼中的西藏十年

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彭小萍 雷闯 西藏日报记者 孙开远

银辉轻洒,繁星点点,照亮雪域高原的夜空。
“每一天,我都被感动着。美术课上,孩子们画出北京天安门;家访告别,藏族大姐拉着我的手,久久不愿松开……”

11月9日晚上8点,琼结县,结束一天教学的周志超回到人才公寓,坐在电脑旁写起日记。

今年是对口援藏工作实施30周年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: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、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,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。”

30年来,援藏干部人才跨越千山万水,奋战雪域高原,西藏步入发展最快、变化最大、群众获得感最强的历史时期。

在援藏队伍中,有这样一群响应国家号召的援藏志愿者——湖北文理学院“格桑花”大学生支教团,周志超是其中一员。9月,她和另外4名队员赴藏“上岗”,开启为期半年的支教生活。

格桑花,藏语寓意幸福之花。

2014年以来,该校共有17批88人次来到襄阳市对口支援的琼结县开展义务支教。他们用青春之光照亮孩子们的未来,被誉为“最美格桑花”,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、“西藏青年五四奖章”集体等荣誉。

十年寒来暑往,“格桑花”在三尺讲台接力赓续,不仅帮助一批批藏族学子走出大山,更深切感受到了西藏的变化。



2014年,“格桑花”支教队员王松(右二)课间与藏族学生交流。(湖北日报)

从小屋到多媒体教室

现代化教学楼、多媒体教室、标准足球场,走进投资12亿元新建的完全小学,第十七批“格桑花”支教团的成员们眼前一亮。

更让他们惊讶的是:琼结县中学、完全小学的考试成绩在山市名列前茅。

这与第一批支教队员和凤帆等人刚来时看到的情形有天壤之别。

“当时,学校连个像样的校门都没有,教室矮小且破旧,老师匮乏。”和凤帆说,2013年,琼结县中学只有1名学生考上了区外西藏班。

帮孩子们夯实学业基础,成为“格桑花”们的首要任务。

20平方米的小房间,几张破旧桌椅,一面可拆卸的黑板,第一个辅导班在琼结县中学建了起来。

冬去春来,在第二批“格桑花”的奋战下,2015年,辅导班的10名学生考上区外西藏班。

“永远怀念那间小屋。”已经大学毕业、在拉萨上班的洛桑扎西说,如果没有辅导班,自己很可能考不上高中、上不了大学。

从第三批到第十七批,辅导班从未间断。但授课环境,已从破旧小屋,换到了光纤互联网覆盖的“云端”多媒体教室。“格桑花”们的宿舍,也从狭小的多人间,搬到新建的人才公寓。

学习环境的改善,让孩子们更惬意地徜徉在知识的海洋。

2023年,琼结县中学中考总分拿下山市第二名,完全小学小考达线率位列全市第一。

“进步之快、变化之大,‘格桑花’功不可没。”琼结县教育局副局长索朗扎西感慨。

丰富多彩的“第二课堂”

“同学们,跟我一起学。”11月10日,完全小学操场上,“格桑花”谭锐带着几十名学生打起了长拳。

谭锐的到来,让传统武术再次走进这个校园。第一次是8年前,支教队员廖文茂创建了琼结县中学第一个武术社团。

“老师,我想画天安门。”“老师再给我讲一讲透视吧。”支教队员吕邦贾至今还记得,2016年,他在中学成立第一个美术社团时,孩子们那一双双渴望的眼神。每次上完课,大家还要围绕着他,要求多讲半小时。

第一支合唱队、第一支国旗护卫队、第一个科创社、第一个足球社、第一个篮球社、第一次美术展览、第一场机器人快闪、第一个汉藏双语广播站,第一套课间啦啦操……“第二课堂”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

“老师,是不是位置越高,信号就越好?”“为什么?”“因为我家的天线放在房顶越高的地方,搜到的台就越多。”这是2017年10月,支教队员李长存与一名学生的对话。

作为琼结县中学科创社的创始人,李长存没有轻易答复,多次借校长出差的机会“蹭车”,从区外海拔5米到海拔4000米的不同地

方测量数据。

根据结果,孩子们设计的“海拔高度与北斗卫星信号强度的相关性检验”实验,斩获“北斗领航梦想”全国青少年科创大赛一等奖。此后,科创社更名北斗班,延续至今。

看过世界的孩子,更被世界看到。在北斗班种下航空梦的阿旺旦增,今年如愿考上中国民航大学;读着《平凡的世界》考上大学的拉吉白玛,立志回藏当幼师;参加篮球社团的格桑扎西,已是大学篮球校队的一员……

“格桑花”教过的孩子,越来越多考出大山、走向全国。

“像雄鹰一样飞得高,像大树一样不忘本。”受访学子们表示,第二课堂点亮了新的人生,开阔了视野,让他们更加热爱祖国、热爱西藏,更加阳光自信;他们考出大山,是为了更好地回来建设家乡。

越走越近的家访路

9月7日,考入湖北文理学院的尼玛格桑新生入校,迎接他的是支教老师纪官升。

为了这次重逢,纪官升专程从千里之外的山东赶到襄阳。两人携手共唱《烛光》,再叙师生情。

看到唱歌的视频,在华北电力大学读大二的格桑扎西,回忆起2018年中秋节纪官升家访的情形。

“一路上,老师给我讲了很多区外的事。路虽远,心却越来越近。”格桑扎西说。

走不完的家访路,说不完的心里话。

“一路上,达珍像一个小老师,不停叮嘱我注意脚下。”“离开时,达珍和妈妈送了又送,走了一段又一段。”第九批支教队员彭闻在日记中写道。

琼结县面积1030平方公里,常住人口15万,地广人稀,十年前客运班车少,“格桑花”家访往返几个小时是常态。

“现在条件好多了。”今年刚完成支教的第十六批“格桑花”周雨说,几年前,水泥路就通到了村里。一路上不会再踩泥坑,更不用爬山包抄小路了。有两次家访,遇到热心司机,捎上他们直接进村。

10年家访路,感情越走越亲。翻看“格桑花”日记,一个个生动的细节浮现眼前:走在路上,会有藏族孩子主动打招呼“你好!”;到学生家里,家长像招呼亲戚一样,端出酥油茶、小土豆、甜饼;一进教室,会有一群孩子跑过来求拥抱……

“格桑花”何瑜琦在日记中写道:“只有踏上这片土地,才能感受到西藏百姓对祖国的爱,对援藏兄弟的感情。家是西藏,国是中国,我们站立的地方叫中国!”

这场爱的双向奔赴,改变了不少“格桑花”的就业方向。

记者给“格桑花”团队发放的问卷调查显示,96%的“格桑花”认为,支教经历让他们更加不畏艰辛,具备接受挑战的勇气。已毕业的“格桑花”中,80%选择到基层或者教育领域工作,10人留在了西藏。

将5G信号送上珠峰峰顶

人民日报记者 李林蔚

海拔5200米,对于普通人来说,已是超海拔,对于拉平来说,只是向上攀登的起点。

从海拔5200米的珠穆朗玛峰大本营,到5800米的过渡营地,再到6500米的前进营地,所走的每一步,都要克服头晕、心悸等缺氧症状,还要警惕雪崩、落石等危险。

作为中国移动“5G上珠峰”保障团队的一员,拉平和同事曾历时47天,在珠峰大本营到峰顶沿途的3处营地新建8个基站,将5G信号送上珠峰峰顶。

这名90后藏族小伙,是中国移动西藏公司日喀则分公司网络部网络运维班长。2020年3月,公司以“竞聘”的方式选拔参与此次通信保障任务的团队,拉平立刻报了名。他说:“基站的安装、运行、维护,以及传输光缆、熔纤、测试,这些经验我都有。最重要的是,我是一名党员,做好珠峰高程测量通信保障是一项光荣的任务,我责无旁贷。”

5G上珠峰,没有捷径可走。从5800米营地到6500米营地,都是三四十厘米宽的碎石路。架设基站所需的8吨重的通信设备和建设物资,全靠“牛驮人扛”的方式运上山。

“一盘3公里的光缆需要40人同时肩扛,我们每走几步就得休息一下,是累,更是缺氧。”拉平回忆,最大的困难是在熔纤上。攀爬过程中,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低温是常态。同事赵华均把熔接机抱在胸前,为避免风雪吹进机器里,他用衣服包裹整个机器,长时间趴在雪地里,整个身子都冻僵透透。

为确保测量信息回传和5G直播画面,一切进度刻不容缓。拉平所在的团队共12人,负责设备的安装和维护。翻过湿滑险峻的冰脊,路过一望无际的冰塔林,躲过一次次落石……最终,拉平等人到达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,开始架设基站。

珠峰表面都是异常坚硬的冻土,石头、砂

子和冰块冻在一起。为了确保基站的稳定性,需要挖一个半米深的沟槽放置基站支架,每往下凿一厘米都十分费力。“当时,我手机收到5G信号的时候,心里无比高兴,因为我的付出得到了回报。”拉平说。

2020年4月30日,全球海拔最高的5G基站正式开通,珠穆朗玛峰北峰登山线路及珠峰峰顶,基本实现5G信号覆盖。

基站的开通,不代表任务的结束,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驻守。6500米营地俗称魔鬼营地,对于没经过专业登山训练的拉平来说,每一天都是意志和耐力的极限挑战。

在营地,拉平和同伴住在帐篷里,下面要垫十几层垫子,手摸下去,十几层垫子常常湿了好几层,早上起来,垫子和被子上都是冰碴。白天也同样难挨。太阳光的照射融化山上冰冻的落石,不时会有石头落到帐篷上,得随时留意。时间久了,拉平的耳朵和脸开始

失去知觉,眼睛也出现了雪盲的症状。

驻守期间,由于暴风雪天气,登山队安排了多次大撤退,但拉平仅仅撤退过一次。他说:“如果我撤离了,5800米、6500米营地的通信基站就会失去保障,一旦设备出现问题,就意味着保障任务的失败,绝不能掉链子。”

近年来,拉平先后完成了2020珠峰高程测量、2023“巅峰使命”珠峰科考任务的通信保障工作。作为班长,他将多年来总结整理的高原地区网络覆盖、基站供电、线路维护等方面的经验向组员们倾囊相授,7名组员全部成为网络维护的行家里手。他经常鼓励组员:“缺氧不缺精神、艰苦不怕吃苦,海拔高境界要更高。要弘扬老西藏精神,不怕困难,兢兢业业,为更多居民提供更优质的信号保障服务,让5G信号覆盖广袤大地。”

(转载自《人民日报》2024年12月10日第17版)